

「日」岡仓天心 著
徐恒迦 译

茶 之 書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茶之書

「日」岡仓天心 著
徐恒迦 译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之书 / (日) 冈仓天心著; 徐恒迦译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7
ISBN 978-7-5113-4796-1

I. ①茶… II. ①冈… ②徐… III. ①茶叶—文化—
日本 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8200号

● 茶之书

著 者/[日] 冈仓天心

译 者/徐恒迦

出 版 人/方 鸣

选题策划/于善伟

特约编辑/于善伟

责任编辑/叶 辞

封面设计/翌 晨

版式设计/新兴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/8.25 字数/200千字

印 刷/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4796-1

定 价/32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站在东方茶席旁的天心

又一卷即将出版的中文翻译《茶之书》样稿，摆放在案头。加之从前读过的三种，这是我看到第四部冈仓天心的《茶之书》中译本，相信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。

自冈仓天心的英文著作 The Book of Tea（《茶之书》）1906年在美国出版，立刻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，进入了美国的教科书，至今已有十几种语言译本，百年畅销不衰。有人称其为日本文化不朽之篇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《茶之书》之所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茶席坐标上赢得经典之誉，固然与其围绕着“茶”这一重要的核心内容展开息息相关，但其展现的形式自身，亦是不可或缺的

重要存在。

我读冈仓天心的《茶之书》，一方面每每被天心那激情澎湃、一言以蔽之的滔天诗情深深感染，一方面又不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这是一位天才东方艺术家的“茶论”，而恰恰是假借艺术的翅膀，“日本茶道”才得以在全球文化的天空得以展翅飞翔。

我们大可以从此书诞生的语境说起。1906年的冈仓天心，正当四十年华，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下级武士家庭，经历了幼年开始的汉学启蒙；7岁开始的西学教育；16岁开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生涯；19岁开始的日本文部省美术教育职场历练；23岁开始与美国东方艺术研究学者芬诺洛萨的欧美艺术考察；27岁开始的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地位——其间的东方日本现代艺术观横空出世，其爱情却悲怆而又不免不伦；直至1893年起多次去中国、印度考察，加深了对东方文化的认识，同时也培育出了一大批包括横山大观、下村观山、菱田春草等人在内的美术家；1898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被迫辞职，此

后与一同辞职的横山等人创立了日本美术院，领导新日本画运动；1904年由芬诺洛萨推荐开始在波士顿美术馆中国·日本美术部工作，从此为该馆收集美术品，奔波于日美之间。《茶之书》一稿，便诞生在彼时彼刻的大洋彼岸。

1906年的日本，已经经历了两场战争，一场为十二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，另一场为一年前的日俄战争，均在中国大地上进行，均以日本国为赢家。在如此语境下学贯东西、才华横溢的冈仓天心，实际上并非那些静悄悄坐在茶席旁谦逊事茶的古风犹存的茶人，他是站在茶席旁，以一种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视野来论述的。

二十世纪初年的全球文化形态，显然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强权起主导，因此，因明治维新而开始崛起的日本新一代文化人，自然有其特殊的民族立场和文化立场。冈仓天心渗淫在此一坐标中，一方面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显而易见，另一方面，也要对本国文化进行澄清，以免世人将日本看作穷兵黩武的化外野蛮人，优雅的茶道无

疑是最好的载体。

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天心，并非不了解本国文化中那些致命的缺陷，但即便对本国文化有着深切的批判立场，亦不免具备了一种意气风发下爱恨交加的文化姿态。我们可以在他对日本和服的推崇上一斑全豹，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这样的大意，只有当他们具备了流利的英语程度时，他们的复古之服才能够焕发出特有的东方之光；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，还是别穿了，行走大街，反染其污也。这未免让我想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辜鸿铭，这个穿马褂，梳辫子的文化保守中坚，恰恰因为自小在西洋长大，懂得多国外文，才有资格对新文化张口横批。试想，倘若他只是一个孔乙己式的冬烘先生呢？

如果说以上观点传递了《茶之书》问世的时代语境，有另一个语境应该是属于人际的。

写出了完全表达日本文化精髓之作的冈仓天心，其实自幼吃“洋面包”长大，少年时期便与他一生的师

友美国人芬诺洛萨相识，由此进入了欧美文化的精英圈。富商比格罗在其辞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职位后，曾赠两万美元巨资，协助天心创立日本美术院，而《茶之书》扉页题赠之人则为当时的著名画家、玻璃艺术家拉法格。此后天心又由这些朋友引荐进入波士顿美术馆，庇护人则是波士顿的社交女王加德纳夫人。夫人热衷艺术，曾随同丈夫访问日本，在京都的千利休茶室学习茶道，回波士顿后自建茶室，创办名为“柳会”的茶聚，天心自然成为茶聚中的核心人物，为茶聚者们表演茶道，并向夫人赠送了全套日本茶道茶具。据说《茶之书》的起意，原本是要为夫人写一篇关于日本茶的演讲稿，一年之后，却有了《茶之书》的诞生。

《茶之书》有如下七章：仁者之饮、饮法流变、禅道渊源、茶室幽光、品鉴艺术、莳花弄草、茶师之死。他从“茶道”为切入口，娓娓道来，条分缕析地剖陈日本古典美学的精髓，通过茶道的产生、流传、仪式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，来解释日本的生活艺术和审美观，为

西方人理解东方文化及艺术之美打开了一道迷人的回廊，由此也被欧美人士誉为是日本第一次向世界输出文化观念的代表作。

《茶之书》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热爱整体的亚洲文明的冈仓天心，这个文明被冈仓天心抽象为“爱与和平”，他认为近代西方文明将人变成“机械的习性的奴隶”，而亚洲才是真正具备人性的所在。一百多年前，列强与殖民者横行世界时，冈仓天心站在东方茶席前的大声呼吁，显然是有其深切的进步性。

然而，正因为诗性、激情与演说性的行文风格，加之以亚洲文明为中心的观念，使本书在语境的变化下呈现出了固有的缺陷。比如今天重读《茶之书》，发现将中国传统茶的文化理想定义在道与禅中，而撇开了儒家文化的茶之礼仁，显然是有待商榷的。但在我看来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还在于冈仓天心对中国茶文化的概念定义。他在得出了煎茶、抹茶和淹茶代表了中国的唐代、宋代和明代的精神之后，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：对

于后来的中国人，茶仅仅是一种可口的饮料，但不是理想，唯其在日本，茶才是生活艺术的宗教。

这个“后来的中国人”，应该是指明清以降的中国人，尤其是与冈仓天心同时代的中国人。以为这时的茶不是中国人的理想，从而将一个五千年茶文化的历史由此一刀两断，除了冈仓天心对中国茶文化远远不够深入了解之外，确实还有着中日间茶文化深刻的文化差异。

茶对于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：意味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，一艘渡向乐生的愉悦的、和谐的自由王国的美丽方舟。中国的茶文化是以中国的儒释道及文人圈，以及各民族民俗生活为平台创建的，这和日本的茶文化以武士和僧人们为核心平台发展壮大，相当不同。乐生与哀生的差异，我们只要比较同样做为茶圣的中国陆羽和日本千利休，就可看出泾渭了。在《茶之书》中，“茶师之死”被设计成了最壮丽的高潮与结尾，千利休作为一个茶人在武士的刀尖上行走数十年，最后被赐以切腹。而中国的陆羽，作为山野处士，却两次拒绝了成为太

子老师的天子旨意。陆羽是根本上拒绝利刃的茶人。

站在茶席旁的冈仓天心，诠释着日本茶席的意义，却无法以坐下来的姿态，面对中国及亚洲的茶文化内涵。正因为对中国人反映在茶上的乐生精神缺乏发现，所以将亚洲文明视为一体的天心，会认为只有日本才能够承担起“兴亚”的使命，虽然他本意未必如此。

所以，冈仓天心的东方茶席，在本质上就是日本茶席，亚洲诸多国家精神上的一席之地，在一百多年前的《茶之书》中，是未必能够真正呈现的。而正因为如此，能够新的语境下重读《茶之书》，实在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。

王旭烽

目 录



茶室幽光	禅道渊源	饮法流变	仁者之饮
—	—	—	—
093	061	031	001

译后记	茶师之死	蒔花弄草	品鉴艺术
—	—	—	—
245	227	179	143

仁者 之饮



茶道，是在日常染污之间，因由对美的倾慕而建立起来的心灵仪式。茶道教人纯净和谐，理解互爱的奥义，并从秩序中挖掘出浪漫的情怀。

一至三篇插图选自木村孔阳氏
编绘的《卖茶翁茶器图》。

茶，始于药，而后为饮。在8世纪的中国，茶就作为一桩雅事而进入一个诗意王国。而日本则在15世纪将其尊崇为一种美的宗教——茶道。茶道，是在日常染污之间，因由对美的倾慕而建立起来的心灵仪式。茶道教人纯净和谐，理解互爱的奥义，并从秩序中挖掘出浪漫的情怀。它是一种温柔的尝试，试图在我们所知的生命无穷尽的不可能中，来成就那些微小的可能，因而本质上是对不完美的崇拜。

茶之哲学，并非像我们通常对此理解的那般仅是一种唯美的趣味，它同时融合伦理与宗教，表达了我们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全部见解。茶是保健学，因为它强调洁净；茶是经济学，因为它显示了朴素中的舒适而非繁复

昂贵的乐趣；茶是精神的几何学，因为它定义了我们对于宇宙自然的分寸感。它使它的信仰者成为精神上的贵族，故而代表了东方民主的精髓。

长期的与世隔离，使日本民族崇尚内省，这对于茶道的发展极为有利。日本的起居习俗、服饰饮食、瓷漆两器、绘画艺术，乃至日本文学，无一不受茶道影响，任何日本文化的研习者皆不会忽略它的存在。它既存于金闺雅阁，又遍于市井民巷。山野农夫因之学会侍弄芳华，最粗鄙的劳工也会表达对山岩流水的敬意。倘若有人对这庄谐参半的人生之戏心无所动，那么我们会将其称之为“心中无茶”；同样倘若有人无视世间疾苦，沉湎于信马由缰的不羁情绪，我们则称这类放浪形骸的唯美主义者“茶气太重”。

圈外人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这看似小题大做的游戏。他会说：小茶杯中能有如此大境界^[1]？但我们在杯盏享尽之后，了知人类的欢愉何其渺小，眼泪的涌溢何其迅速，将无限的不熄渴望饮干喝尽，只残留些时光的

渣滓又何其容易，我们就不会责备自己沉湎其中了。人类不是已经做得更糟了吗？对酒神巴克斯的崇拜，使我们献出太多的祭品；对战神玛尔斯的景仰，让我们抹去了他身上的斑斑血迹。那何妨伏身于茶之仙女的裙裾之下，陶醉于她甘露瓶中涓涓而出的仁爱暖流呢？从象牙白瓷杯内的琥珀色琼浆里，茶道的门徒或可一品孔子的温雅含蓄，老庄的辛辣快意，还有佛陀的缥缈芬芳。

人们如果无法觉知自身伟大中的渺小，那便容易忽略他人渺小中的伟大。一般志得意满的西方人总认为，茶道仪式不过是东方人一千零一种怪行之一，而这些怪行构建了他们眼里诡异幼稚的东方。当日本沉浸于安宁温柔的艺术中时，他们习惯于称之为蛮夷之国；而当日本开始在满洲战场上大肆杀戮^[2]时，他们则称之文明之邦。近来西方盛行关于“武士道”的评论——我们的战士对天皇效忠自尽的“死的艺术”，却鲜有评论关乎茶道，关乎这“生的艺术”。如果我们所认领的文明基于可憎的战争的荣耀，那么还是继续当我们的野蛮人吧。